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以

送葬以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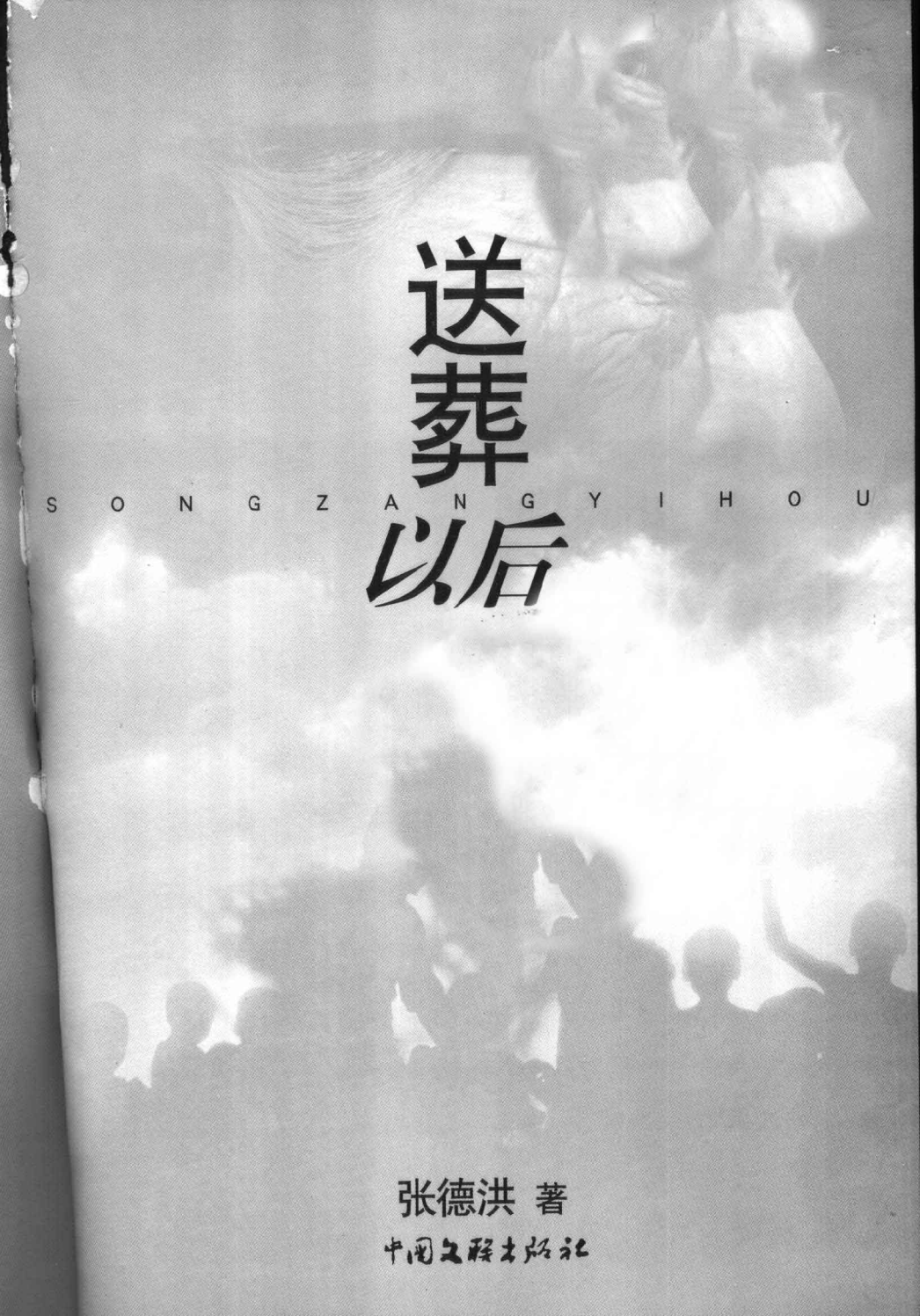
S O N G Z A N G Y I H O U

后



张德洪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送葬

S O N G Z A N G Y I H O U

以后

张德洪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送葬以后 / 张德洪 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3

(北极星丛书之一)

ISBN 7-5059-3860-6

I. 送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3203 号

书 名	送葬以后
作 者	张德洪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沙 雁
责任印制	白 诚
印 刷	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21 千字
印 张	5
版 次	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206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860-6/I·2978
定 价	13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前 言

《送葬以后》的主人翁李启志是个科学致富的能人，他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，他有新思想、新观念，勇于批判陈规陋习的作法，与别人不同流合污。李启志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，有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，《送葬以后》虽说是描写李家大族的故事，人物性格有截然不同之处，但故事的情节发展紧紧地贴着的脉搏，具有深刻的时代政治主题思想，可以说是政治化的言情小说。

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翁是李道尧先生，这个历来就骄傲自满的人，到头来落得个穷愁潦倒的晚景，他的一生感慨颇多，故事的发展他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，一个人难得认识自己，可他到故事的结局时他终于认识了自己。《送葬以后》另一可贵之处就是给人很多有益的启迪，政治上的对白富有深刻的哲理，很值得一读。

李启志与林慧明的爱情，是纯真感人的，可是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，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。而他俩心灵上的感应，依然是那么的感人肺腑。别人对李家“送葬以后”的大吵大闹是幸灾乐祸。林慧明却以不同的心态，并以心灵上的表白，忠诚的希望她心目中挚爱的恋人李启志遇事能宽容大度，不要与人来斤斤计较。她认为不要以无知对无知，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。李启志与林慧明都是有文化的人，很难受传统习惯的羁绊，表现出高风亮节的为人风格，受人尊重。反之，李长春夫妇就是另一类人物性格了。

目 录

1	第一章 送葬之日
23	第二章 葬后算帐
57	第三章 风波迭起
80	第四章 李少康的哭泣
88	第五章 家恨宜解
122	尾 声

AB=15/52

第一章 送葬之日

十月十四日的清晨,这是立冬以来的第一个霜寒,地上盖上了薄薄的一层白色银装。冬季的农作物只有那小白菜显得欢天喜地,它那细嫩的菜叶与霜露融为一体,清晨的寒气浇注了它们的一身,好像在淋浴的孩子一般,看上去很有生气。

八十九岁的李大娘就在这个清晨寿终正寝了,按一个半脑壳人的测看,李大娘仙逝还是算有福气的,寒露相至,她腾云驾雾赴瑶池,黄道吉日,西天又新添一个儒妇,这个半脑壳人跪在香案前掐指测看,认为李大娘死得其所,去得安逸。

李家人不知哪个先发现这一振奋人心的特大消息,但死讯并没有大张旗鼓的进行新闻报道,只是突然李家屋里响起了鞭炮声。按当地的习俗来说,这是正式向世人宣布李大娘的死期了,几时几刻死的暂且可以先不说,清晨的鞭炮声很振耳,把那些还在甜睡的人惊醒,有些人穿好衣服,起床从屋里出来,看见李家屋前有人在进进出出。但觉得奇的是,却没有听到一声嚎哭声。一阵鞭炮声后,这里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。

李大娘死了,这一消息随着鞭炮声传到村里村外,村组的人都心知肚明,这几天不愁没酒喝,混几顿饭呷是十有八九的把握了。这个组里有那么几个无事找事做的人,索性早早起来就把自己屋

里的尊门打开，等李家孝子上门磕头请去帮忙。其实这个忙请也去，不请也得去，常言道：人死饭蒸开，不请自己来。忙帮了还有好处得，至少一天能发一包烟，甚至机会好能有几包，说不定要抬丧的还有毛巾发。人死了这样的九九归算盘是要敲的，还有那些爱抛头露面的人，这不就是大好场面吗？如若请去当都管，指手划脚，喊喊叫叫该是多么的风光，该是多么的体面，当然这个角色需要的是能人，一般人是无法争上去的。农村的习俗是一家有事，百家不安。你看李大娘死了，不就是牵动好多的人吗？有的女人还跟自己的男人干脆地说，你去帮忙，我就不做饭了，到别人家打牌去，就在那里呷饭算了。孩子放学后就到你那里去，我们家放几天长假，这几日我要玩得痛痛快快。这个堂客（妻子）说完了后，心里高兴得不得了，在被窝里挤了又挤，撒娇的把丈夫硬是挤到一起了。

有些事真是不好那么说，据内部消息灵通人士说，李大娘死后，她满堂儿孙却没有一个守孝送终的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人生的悲哀。这在当地自然引起了一阵哗然。

李大娘悄然的与世长辞了，应该说是死而有怨的。俗话说得好，“积谷防饥，养儿防老”。说白了，不就是求得养老送终吗？在老人们的世俗眼里，没有别的比这更重要的了，“不看十八岁姑娘上轿，要看八十岁婆婆上山”。一般人活着在世，平凡得有你没你都无所谓，甚至活着成为被人嫌弃的累赘。可是一旦死了，偏偏还得看他一个究竟，这何苦之哉，这恐怕无人说得清。

人吧，怎么说才好呢？世上的人没有哪一位科学家能把人自身的问题说得清白，站的菩萨站一世，坐的菩萨坐一世，作孽的人作孽一世。李大娘如此的结局，恰好验证了这一点。别人家的活祖宗，晚辈们能恭恭敬敬，有点么子病痛的事，服侍得遂如人意，生死离别时，个个都悲痛欲绝，咽咽地哭泣，悲哀的气氛陡然而起。而李大娘死后，她的子孙没有一点悲伤的样子，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，好像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昨晚屋里几桌牌通宵达旦，李大娘的死

活谁来管，半月有余李大娘茶饭未沾口，倒是省了不少的事，他们能全心投入牌桌上的较量。李家前辈们总的来说输了，晚辈们获得了麻将，喊百分，炮扶、鬼扶子全能冠军。

白天晚上屋里的几桌牌前，围得水泄不通，打牌的、看牌的都是全神贯注。真正的李家族大团圆就在牌桌上，这个意义的团圆品味格调水准是很低很低的。打牌的人场场不离，阵阵不下，都打得昏头胀脑的一个。房里都是乌烟瘴气，存在着严重的超标环境污染。满屋是一片狼藉。

打牌是李长春的专职专业，他在牌桌上有百折不挠的精神，久打不发气，几天几夜拼得你死我活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肯下火线。他无钱瘾只过抽，有钱经得熬。他能坚持到最后的结局无非是那种，一不是别人输得精光，就是自己输得精光。到头来他硬是让别人赶下场来，还不肯罢休。实际上他就是一条五八烂的腿。

昨晚李长春胜败如何，你瞧他那神气就不用说了，起得早，手性好。要是手性不好，钱包里没有钱，睡他娘的几天几夜就莫问他的信。今天清晨李长春从睡梦中醒来，显得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口里哼着他那久久不能忘记的无名小调。他起床后穿的甲衣领罩住一层油垢的衬衣头，裤还有来得及封好门，几天没洗脚，那双袜子穿了几个洞且臭不可闻，一双皮鞋没有底面。李长春坐在凳上他的脚像蚯蚓一样往鞋子里面钻。几撮头发蓬了一脑壳，黑脸黑嘴，倒是他眼眶里透出平常少有的光亮。他洋洋得意的在妻子床前圈了一阵，这不用说，昨晚伍小娟从他的甲衣钱包里拿走了一叠票子。伍小娟没有给李长春应有的回报，所以李长春频频地向她发出一种男人的信息，这伍小娟不是不知道，李长春在她面前一贯制的表现。可是她今天身上有特殊的情况，就是一个亲密的吻也都只好作罢。

有时候男同志就是喜欢自作多情，总是在女人面前献殷勤，讨好求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，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男人的大方一

掷千金，最能博得女人的欢心，能立竿见影抱女人上床；有的男人说话幽默风趣得到女人的喜爱，能在女人面前找到感觉，能及时的进入角色。有的男人就只能表现赤裸裸的生理需要，手段简单像低级动物一样，缠住对方不达目的不罢休，这样的原始方式有时会让女人十分讨厌，这对李长春来说反正他能对号入座。

李长春在被窝里受妻子伍小娟的指令，军令他不敢违。但他打牌手性好，牌桌上春风得意，走起路来两边摆，他悠哉游哉慢条斯理的走到窗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手把头摸了几下，偏过头去，他才发现伍小娟的眼睛直盯着他，这时李长春再也不能有半点怠慢了，于是他急忙走到楼梯旁的侧洞房前，他想走进娱驰的房，试探她死没死的真实情况。要是还没死，还得做些遮人耳目的事，搞点洗洗换换什么的。而他心里却在埋怨娱驰，死不死，活不活，不知耽误了他多少个夜以继日的打牌机会。要不是前几天，看了她奄奄一息，鼻子里只有出气，便晓得娱驰只有天上天下的时间了。要是还拖得一段时间，嘿，娱驰不娱驰我就要挟死她。我李长春打牌像吃鸦片一样有了瘾。来了瘾，任何丧尽天良的事都会干得出，打牌能走火入魔，失去理智，娱驰你不能怪我居心不良，好歹是你的孙，莫怪我，你是个老不死的人。耽误了我的事，你是没有良心的人，你不死，不知劳费了好多人的神，那你有什么理由不早死呢？你要我怎么能恨你，一把老骨头，针都挑肉不起，还磨死人；我不孝，只怪你久病不死。现在的人只注重形式，不注重内容，生前不会有人讲我孝不孝，而死后只会说李大娘上山热不热闹，要热闹就早点热闹算了，趁我打牌的手性还好。要是娱驰你今天还没有死，就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尽管自己还有最后一天的轮流侍候。可我一天都守不下去了。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。

当李长春一脚刚迈进房门时，一股臭不可闻的气味，朝他扑面而来，使李长春连连倒退几步。

李长春站在门外，忍住难闻的臭气，打着嗝，想要呕吐，但无奈

只好捂住自己的鼻子，壮起胆，稳住自己的神，眼朝房里瞧着隐隐约约模糊不清的东西。

早上五点多钟，房子里已有丝丝亮，有些东西还是清晰可辨。李长春既胆怯又入神的往娼驰房里看着，可他越看越觉得心虚起来，脑海里浮现很多怪模怪样的东西，补钉垛补丁的纹帐上，好像是灯幻灯片上的影子，魔鬼般的奇形怪相，有的长着长长的门牙，凸眼鼓嘴，腮帮上胡须飘飘，黑衣长褂，神鬼般的厮杀起来，纹帐上像屏幕上弄枪舞棍，在厮杀，在追赶。在阴暗的那边，像是湖水光色一般，湖中一只鸟，雄鹰展翅向远方飞去。湖中心那只鸟在哀鸣，显得孤零零的，原来失群的鸟形单影只觉得可怜的。岸边绿树成荫，山绵起伏，像是一幅活灵活现的山水画。

李长春在初觉中感到，莫非娼驰她真的驾鹤仙逝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成。但愿娼驰能保佑我一生平安，子孝妻贤。娼驰你死吧，我跟你烧祷告钱纸，在阴世间里有的是钱用。我想做的就是急功近利的事，尽管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可我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，祖上有德，能荫及子孙。娼驰您死吧，您死了我今天就彻底的解脱了，这就是您给我的福。

楼上突然咳嗽了两声，使李长春从幻觉中惊醒过来。哦，原来是纹帐上的补丁图案，自己的心里产生了错觉，真是可笑极了。

不过娼驰的房里，尿臊屎臭，零乱的被絮和衣服堆满一床，坛坛罐罐和杂屑挤满了床底，一个破烂的木箱子上放着娼驰平时敬菩萨的香烛钱纸，这是娼驰唯一能保留下来的遗物。大概也就有几块钱的价值。难道说，娼驰赤身来，就这样毫无保留的又赤身的去。我真的不知道娼驰要死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她弥留的。天已经是大亮了，房里的东西一目了然的零乱不堪，特别显眼的就是那桶尿水搁在床边，使得房里阴暗潮湿，臭气熏天，要是进房不知从哪里下脚。

娼驰咽气后，上身盖着一件青衣衫，下身搭条裤子，腰以下几

乎裸露出来，像是一具干尸，瘦骨嶙嶙。1971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汉墓那具女干尸，跟娼驰现在的模样相差无几。听说那具女干尸一根头发就值好多人民币，而娼驰的头发青不青，白不白不知能值多少钱，要是娼驰的头发能值钱，岂不是变废为宝，那能使子孙不愁吃不愁穿，岂不快哉乐哉。李长春一心想的就是钱，想像的事都与钱联系起来，他的所为都是财迷心窍了。

李长春十天的轮流服侍反正进了两次房，前几天进房是看娼驰身上是否留了子孙钱。娼驰不能做声了，他摸过娼驰一身一文未获，李长春气急败坏，骂娼驰活着无油水可捞。这次进房是迫不得已的事，几天没有帮她换洗，屎尿都是拉在床上的。狼藉可怕的房里，谁敢冒然抬脚进去。

伍小娟从厕所出来，样子悠然自得，边走边用双手系着腰上的裤子。她走到丈夫李长春跟前说，你怎么了，我要你起一回早床，你就站在门外袖手旁观，不进去收拾打点房子，男人家做事显得畏手畏脚的，有么子气，算么子狗养的腿。

李长春朝妻子伍小娟做出一副吓人的鬼脸说，你看屋里阴森可怕，臭气难闻，娼驰在床上，还不知是死是活。刚才我站在门口，房里有叽叽的叫声，好像是老鼠抢食，又像是鬼哭狼嚎，噗噗两口气，现在房里没得动静了。

我的天，你快莫说了，再说人都会被你吓死去。

伍小娟壮起胆朝李长春说，你总得进去看看，摸摸，把帐子撩起来，还得把纹香点燃，蜡烛也要点亮，漆黑的房里，真的像是鬼进去了。李长春侧过脸去跟伍小娟说，那你进去一次吧，把房里捡拾一下，这是女人家做的事。

伍小娟把脸一横，惊噓起来娇嗔的说，哎哟咧，你这个死没良心的男人，昨晚你那么的要我，你缠住我不放手，我身上有好事，都照顾了你这个死皮赖脸的家伙，早上我上厕所还垮了血，洗浆不得。要是我的身体弄坏了，我看你日后跟哪个人去寻欢作乐。你就

是不疼爱我，跟你做堂客(妻子)要受八辈子的孽。

好好，我李某人真的服了你，你就不要啰嗦了，好吧，我进去，我进去就是了。我晓得娼驰死了后，我又多了个活娘。这时伍小娟站在李长春对面哈哈的笑了起来。

李长春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，借着窗户透进的一丝蒙蒙的光线，到桌边把蜡烛重新点燃起来。然后转身撩开帐子，帐子上的灰尘扑头盖脸地飞来，他慌里慌张的把床边的砖头踩得偏，倒在李长春的脚背上，他哎哟一声。

伍小娟惊慌的在门外说，你么子事，怎有得鬼打人吧。

你，你只晓得站在门外干着急，瞎鸡巴乱嚷嚷，房里床上一点也看不见，我不晓得那么搞的，一块砖头砸了脚。

李长春手扶着床边，另一只手把脚抬起，痛得他咂嘴吐舌。口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娼驰没死的话，我就会替她痛死去。”

伍小娟心里一惊得来，打了一个寒噤，身上像是泼了凉水一般，她站在门外颤抖起来，紧张的说，你这个毛脚毛手的死鬼子，你看娼驰到底死没死。

您莫性急啰，我还没摸到娼驰的身上去。

你忍着点痛，快点啰，有些人起床洗漱去了，慢点亲戚都来了，怕那些尖嘴婆娘说三道四，你只莫在里面捱时间了。

李长春心慌意乱地摸到了娼驰的鼻子，他心里突然的惊喜起来，他确信无疑娼驰早已断气了。李长春速急转身出来，对伍小娟高兴的说：“娼驰死了。我觉得轻松了许多，总算做孙子的尽了头。”

伍小娟也惊喜的说，这是真的吗？

是真的呢，我还骗你不成。我摸了她鼻孔没有气了，身上冰凉的，还不知什么时候死的，我估计是转点的时候死的。好，人一死，百事皆了，免得我活受罪，娼驰早就该死了，今天总算是死了。

伍小娟撒娇的拢去揪了李长春一下，心痛地说，你的脚肿了，脚背青紫好大一块，你痛吗？你做事啰……。

不痛，挨驰死了，我就感觉不到痛了。

是的啦，长春我们以后就没有这根捆身绳缠住我们了。那你现在首要的任务，就是赶快把床上的屎尿片子拿下来，滚起来扔到屋外面去，莫放在屋里刺眼，然后叫人把挨驰的尸体抬下床，这下我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

哎呀咧，你这个死鬼子男人还站着做什么，还不赶快进去捡拾东西，我伍小娟倒了八辈子的霉，碰上你这么个男人，做事就像算盘子一样，拨一下就只晓得动一下，显得笨脚笨手的，更不晓得看事做事，真叫人讨厌，没出息的家伙。突然伍小娟又动情地说，长春你快点动手吧，干完事后脚去上点药，好吗？

伍小娟脸上的晴雨表，说变就变，刚才还埋怨自己的丈夫。可她回头一笑，一扫脸上的怨气，又是和风细雨了。

李长春夫妻打情骂俏后，伍小娟催促丈夫刻不容缓进房去料理。李长春一瞬间不知是喜还是忧，显得呆头呆脑的，依然站在门外不知所措。

挨驰的死，使他们夫妻高兴至极，成为了名符其实的风流孝子。高兴也好，风流也罢，都来源于挨驰的死，人言可畏的羁绊已经彻底的解脱。人逢喜事精神爽。要是挨驰没有死，或多或少别人议论侍候他挨驰不周。现在恐怕就不成事实了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人死如冬木，我看哪个嘴巴子爱嚼的，李家子弟不孝顺挨驰也无从嚼起来了。但李长春心里非常明白，挨驰的死只有两种可能，不是饿死的，就是冻死的，尸体已经僵硬了。今天早上的白露霜，使气温陡然降下，口里的气都成白的。白雾茫茫的在地面上浩气回荡。现在一时刻气温上升了点，早晨的太阳刚射出来时，东方的天空光芒万丈。可是地面上的雾气弥漫起来时，太阳就藏在云层里去了，她再也不想露面了。现在屋外的能见度不过几米远，屋里还要亮着灯。李长春在伍小娟的配合下，他麻起胆子，猛然的跨进房来，把挨驰床上的屎尿衣服和棉絮干净利索的卷起来，然后使劲地搬了出

去，往屋外菜园里一丢。

嫉驰的死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孙子李长春，而现在他变为老子了，嫉驰的事临终后，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现在的垄断权还在自己手里。李长春不想公开死讯，就是自己应做的假象还没有到位。他想一致把手脚做到让一般人看来无可非议的程度。死人已经是置死度外，活人的名誉比死人要紧。早晨夫妻俩神出鬼没的忙到现在，无非是忙的侍候嫉驰的表面文章，走一走过场而已。

伍小娟见大事告成，长春到关键的时候做事利索，长春把房里收拾打扫得蛮好了，她才步履匆忙地跑到楼上楼下，语调悲伤的说，叔叔姑妈，今天早晨嫉驰她……。她伤心落泪的把嫉驰死的情况告诉了他们。

李长春见楼上楼下来了人，他在屋前就放起了鞭炮。这就向世人正式宣布，嫉驰与世长辞，永远的离开我们这些子孙了。

近一段时间，李家嫡系的亲人晚辈们都感到疲倦了。李大娘病魔了几个月的时间，都搞得无精打采，嫉驰的死是意料之中的事。透彻的讲，也是求之巴不得的。所以他们都若无其事的来到嫉驰临终的房里，假惺惺地看了嫉驰的遗体，泣泣然洒了几滴泪水，这从感情上就是对嫉驰最诚实的祭奠了。李大娘与世长辞，生死离别就是这么一回，子孙们的泪水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嫉驰，应该说是死而无怨的事了。“膝盖头抹眼泪——哭得好狠”。

李家人从形式来看是堂屋搭篱笆——分成几家。嫉驰死后，自然的显露出感情上的亲疏。哭泣掉泪是你亲我好的；站在一边观望丧事的是村邻近舍的人，他们只是来凑凑热闹而已。

李立民、李少康兄弟俩黯然神伤地坐在他娘的遗体旁，脸上凄然的淌着泪水，并默然的相望。兄弟俩想到娘生前艰难困苦的事，今天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，眼泪就止不住的自然的往下流。

李大娘死了，屋里请来帮忙的人，早饭过后陆续不断的来了。

也许天公不作美，李大娘偏偏死在多灾多难的这一年。上春暴

雨下个不停，湖区的农作物几乎全部被水淹没，有的房屋被洪水冲走。但“洪水无情，人有情”。现在灾民吃的国家救济粮，穿的捐献的衣服，有的住帆布救灾棚，政府倡导灾民生产自救，秋冬播种搞得热火朝天。李大娘的死有个好兆头，瑞雾兆丰年。明年肯定很有忙头。今年有灾不见灾，有政府的关照，吃住不用愁，两季作物没有搞，政府号召冬季多栽油菜，现场苗秧长得来势好，立冬后栽油菜又不是大不了的事，平常闲在家里没有事，就是说重整土栽油菜，也不过是只有十来天的手脚工夫，现在冬修基本是机械施工，没有农民多少事，冬季几个月想事干，有时都找不着事，所以李大娘的死，左邻右舍都会主动上门帮忙。莫说李家人非要上门请不可。于是名正言顺的去吃喝混几天就在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阎八爹早晨听到李家鞭炮响后，心里就一直是这样反复算计着，他早上搅了一碗冷茶冷饭，然后抽条木椅子坐在堂屋门前，眼朝李家那头望着，口里含着那支香烟只怕半寸长的烟灰，他起初腿跷，身子失去重心往前一窜，烟灰刚好跌在他不见底不见边的茶杯里。阎八爹咳嗽了几声，尔后自言自语的说，这只怕鬼在催吧。要来就得来啦，免得别人家心上心下的。李家子孙应该晓得规矩，老祖宗死了应该早点来请帮忙的。

阎八爹看了李家屋那里已经是路上少断人，灶里不断火那好形势了，他早以按捺不住自己了，他起身出来两条腿就不由自主的往李家屋里走去。

厨师身上围着围巾，在临时搁起的案板上砍鸡剁肉，蒸笼上热气腾腾。厨师要使出全身手艺，人死后全称为“吃烂肉”。菜要中百人之口，不能泼汤。亮大师傅嘴里叼着烟，双手叉着腰，精小瘦的个子，突然的像个烹饪的大师，他在厨房东瞧瞧，西看看，他手下的几个副手酒气只个噗，早上他们自斟自饮都有几分醉意了。他们开着难以入耳的下流玩笑，几个端茶烧水的年轻姑娘和少妇只好悄悄地走开了。另一个厨师迷起眼睛跟那烧火的人说，十个女的，九

个肯，就是怕男人家的嘴不很，我年轻时就是喜欢把死的说活，活的说得乖乖的倒在我怀里来。现在的年轻的伢妹子个个都能上得床，这几杂鬼妹子还装什么斯文。烧火人用极羡慕眼神瞧着怀师傅说，你死了用稻草捆了烧都值得，你年轻时玩得有女人，恐怕要雇汽车拖。嘿嘿，那我怀师傅恐怕没得十个来算，也怕不得少五双了。是的，我晓得你的厉害，怀师傅油烧开了，你看怎么办，你喊亮大师傅来起炸。我手上的鸡还没有砍完。

跑堂的人抛头露面多神气，高喊帮忙的人都听着，阎八爹在路上顺口答应着，我来哒，我的老本行，不用吩咐，煮饭烧茶。跑堂的都管也就是鬼打鬼的说，要得，八爹你办事，我放心。

今天中午十二桌席按时开的。晚上预计 20 桌恐怕只有多，不会少。农村毕竟有几千年的风俗习惯。丧事的操办，是讨米花子通了讨米的娘。“越帮越穷”，没有钱的人家，要想做大事，必然会越帮越穷。这是穷人的经济规律。而富人的经济规律，他们的高消费会拉动一方经济发展，但也只是泡沫经济现象。现在对李家的丧事经济预言，无钱起本的道场，会搞得穷途末路。他们家没有权势经济的来源，官僚腐败充分利用权力的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以权谋私。存在官僚腐败的经济，而这种非经济助长了官僚势力的增长。从而转化为官僚政治上的腐败，而李家人无缘于政治上的官僚腐败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增长意识，能发富吗？这是永远不可能的。前不久，卞和娘死后就客观的佐证了这点。卞和娘丧事花掉四万多元，农贸市场上的蔬菜价成倍的涨了起来，很多称这是丧事经济现象，值得经济理论界去探讨。可是事情远非我们想像的如此。卞家酒席铺开百把来桌，葬后算账，亏了一大截。卞志云弄得家贫如洗，自己六十开外的人，带着儿孙出门谋生，病死在外地，接回的是一个骨灰盒，媳妇出去赚钱还债，跟人家私奔了，孙子在外偷摸被政府劳教管制。我就认为这是罪恶之源的经济现象。我们能如此推想得到，以权谋私与官僚腐败一样，要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，一

心为公，忠实地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而努力工作，就不会有以权谋私的现象存在；那也就无从谈起官僚腐败了。某一地区还非常贫困，一位县长的父亲死了后，大操大办确实一时将当地物价哄抬起来，有那么一些商家赚了一些钱，丧事经济开支近 10 来万元，而县长的人情款就高达百余万元，这样的丧事经济不恰好给予县长以权谋私的大好机会吗，他能中饱私囊，这实际上就是官僚腐败最现实的写照。当官者能通权达变，呼风唤雨捞取私利，这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。丧事经济是荒唐绝妙之谈。李家的仿效这一陋习，卞和娘丧事就恐怕又是他们的重蹈覆辙。

丧事经济与官僚腐败联系在一起，并不是什么创新，也更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产物，更不是与时俱进的精神，也不是先进文化所倡导的。官僚腐败历史上是屡禁不绝的现象，历来就被人们所唾弃。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所指丧事经济，这样没落的现象并不能与时俱进。谁要提倡丧事经济现象，那无非就是官僚腐败之说，搞的是中庸之道。你看，你看一种丧事经济现象，能透视这么深刻的社会问题，这人的政治责任感也太强了一点吧。不，他是为了李家不能成为丧事经济的牺牲品，以小见大的联想了这么多。这只能说明他对农村太了解而已，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血肉联系。他的思想感情对农民兄弟就这样纯朴得可爱。

李家的丧事经济无非是“呷光、用光、喝光，挥霍一空，让他们陷入痛苦之渊”，农民兄弟愚昧就愚昧在这些方面。农村是多么需要先进文化来武装他们的思想，来摒弃这些陈规陋习。

李道尧身为李大娘的长子，娘死后，他自己亲自挂帅主持文笔工作，他的那点文墨功夫，也就自然的派上用场，他是当地能力强的人，抛头露面的事总是少不了他，更何况还是自家的事那就更不用说了。他安排了几个帮忙的来，随后派人去把道人先生请来。自己精心的在李启志楼房前搭起灵堂来，前来帮忙的志妹子把笔墨弄来，口里谦虚恭维地说，“道尧爹，动笔墨的事，就归您代劳了。”